

表意・示意・釋義

中國寓言詩析論

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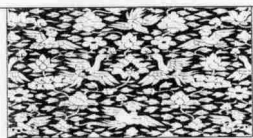


林淑貞詩入主之
許如之詩入主之
喻者非虎

林淑貞



林淑貞 著



表意・示意・釋義

中國寓言詩析論

作者◎林淑貞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表意·示意·釋義：中國寓言詩析論／林淑貞著

——初版。——臺北市：里仁，2007〔民9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923-07-4（平裝）

1.中國詩—評論

821.886

96002121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表意·示意·釋義——

中國寓言詩析論

林淑貞 著

校讎人：何純惠·賴怡璇·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02）2391-3325·2351-7610·

2321-8231

FAX：（02）3393-7766

Email：len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七年二月十月初版

本書編號：

參考售價：平裝 450 元

ISBN：978-986-6923-07-4（平裝）

自序

近年研閱詩歌與寓言文學，一直在思考文學意義的問題；於是取鏡中西文論，期能從中釐清一些觀念。寓言之寓意探求是一個詮釋的課題，而詩歌意義的歧義性，益使其理解的複雜度增多，二者合構而成的「寓言詩」，便是一個探求意義的最好切入點。本書嘗試從寓言詩歌入手，探究作者如何表意？文本如何示意？讀者如何釋義？

首先須釐清寓言的定義。基於中西方對寓言各有不同的界定，本書擬採寬廣之義來解說，此合於西方 fable 之短小虛構寓言及 allegory（或譯作寓言、托諷、諷諭）之義。在解讀歌詩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判讀寓言詩，會不會因為採用寬義之後，造成廣泛無邊不可收拾之局？故於論述之始，宜先耙梳典籍以界定範圍，因為其與中國寄託傳統義近，故而在確定寓言詩範圍之後，再進行研閱、細繹及分析。因為有寄託之詩未必皆為寓言詩，而中國託物言志型的詠物詩又常與寓言詩重疊，於是在第二章先分析寓言詩與各種詩歌體類之異同；而在寫作技巧上也進行與「賦、比、興」之敘寫技巧異同之分判。接著再分析整個審美歷程中，作者如何表達創作意圖？文本如何呈示寓意？讀者又如何接受作者寓意的訊息？作者敘寫寓言詩乃是一本迂迴曲隱的諷諭精神，欲以「借彼喻此」的方式，達到迂曲說理或示意的目的；而其創作意圖是採「藉事寓理」的手法，達致喻示的作用；敘寫的技巧則有借物托諷、敘事明理、托史議論、寄事諷戒的方法。寓言詩既是「藉事寓理」，總希望寓意能被解讀出來，所以

採用的表述策略是以「欲隱還顯」的方式呈現。作者在構作寓言詩時，在詩題、詩序或內容當中運用「顯」的方式來喻示「隱」的寓意，主要仍希望寓意能夠被「合理破譯」出來。至於作者敘寫的內容、關懷的對象，有表抒自我情志、有感憤人世際遇、有披露政治現狀，亦有啟迪人世之哲思者，這些內容寄寓在故事表層，欲讀者迂曲研繹其深層意義或逆尋託諷的意蘊，如此不僅豐富了詩歌的向度，而且使詩歌的敘寫技巧從抒情言志走向寄事寓理的路向。

文本(text)在脫離作者之後，又如何以語言文字的形貌示現意義呢？有無喻示的規則性可供讀者契入？從寓言詩的形構理論觀之，寓言詩敘寫類型包括寓言的形構基模：事十理，又含蘊詩歌的特殊技巧，例如組詩、問答體、贈答體、唱和體等，同時也將敘事的技巧含攝在內，所以瞭解敘寫層次是一個必要的課題。再者，本體與寓體之間如何將寓意呈示出來？基本上，我們將之擘分為三種類型：文本式寓言詩、託喻式寓言詩及詮釋式寓言詩，這些各有不同的表述手法及對照出來的寓意內涵。其次，寓意的隱顯方式，也是一個探求寓意的津筏，文本揭露式與隱藏式二種寓意示現的方式，揭示不同的寓意探求方式。除此而外，文本意向性也是一個契入方式，包括體式、語調、意象、節奏、視角與情景虛實的選擇，以及比興寄託的喻示作用、潛義召喚等。凡此，皆是文本的意向，皆可引導讀者解讀寓意。

復次，文本之示意，若無讀者之參與，則整個文學活動並非完整，所以再從讀者的視角來觀察寓言詩如何被解讀？如何被合理的「破譯」，其中有無不能「破譯」的寓意？或者是讀者在解讀過程中，其實就是一種再創造的文學活動，賦予釋義的可能

性。讀者詮釋寓意的面向有二，一是言內求意，一是言外求意；如何求意？可遵循知人論世或以意逆志的方法逆求作者之意，亦可從歷史注疏中耙梳意義，更可以開發新意，不僅可鉤深抉微，更可觸類旁通，甚至可進行審美的再創造，而且無論是正讀、誤讀或是開發新義，皆是一種釋意的方式。所以解讀寓言詩的過程，就是一種從理解到詮釋的再創造歷程。盱衡中國寓言詩的美感效能，從作者表意而言，不僅媒合託物言志型的詠物詩，更以鋪陳故事來彰顯曲義；從文本示意而言，有結構美感之潛隱與語言美感之擷取；從讀者釋義而言，有故事之激盪、多義美感之創發，凡此，皆呈現出不同面向的美感效能，供我們汲取品賞。

書雖付梓，論述不周之處，尚祈各方博學雅正之士不吝匡謬。

林淑貞序於中興湖畔

目次

自序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中國典籍與詩用文化之特質	1
壹、中國典籍「因事寓教」之特質	1
貳、中國傳統詩用文化的遞衍與嬗變	2
第二節 寓言文學發展與研究概況	5
壹、中西寓言文學之異同	5
貳、中國寓言文學發展概述	7
參、中國寓言文學研究現況	10
肆、寓言詩歌符號特質的承載意義	11
第三節 論題開展與架構鋪陳	16
第二章 寓言詩之義界與範疇釐定	27
第一節 寓言詩「名詞」與「意義」之相容取義	27
壹、敘寫技巧與文類互為主體性	27
貳、「寓言」與「寄託」之同質異體	40
參、「寓言」與「寓言式」之辨析	47
肆、「單義性」與「複義性」之釐定	50
伍、「寓言文」與「寓言詩」之同體異構	56
第二節 敘事詩、樂府詩與寓言詩之釐析	62
第三節 寓言詩與詠物詩之交疊與分歧	69

第四節 寓言詩技巧運用與「賦」、「比」、「興」之關涉	76
壹、寓言詩敘寫技巧與「賦」之分辨	76
貳、寓言詩敘寫技巧與「比」之釐析	78
參、寓言詩敘寫技巧與「興」之辨析	81
本章小結	89
第三章 寓言詩之作者表意方式與意蘊展現	103
第一節 理論基礎：迂迴曲隱之諷諭精神	103
第二節 創作意圖：「藉事寓理」與託借方式	107
壹、「藉事寓理」之創作意圖	108
貳、形式技巧之託借	112
第三節 表述策略：「欲隱還顯」之書寫模式	121
壹、「詩題表意式」以明旨趣	122
貳、「詩序表意式」以敘作意	125
參、「內容表意式」以示所指	132
第四節 主題意蘊：從抒情自我到啟迪哲思	135
壹、表抒自我情志	135
貳、感憤人世際遇	138
參、針砭社會時弊	141
肆、披露政治現狀	144
伍、啟迪世人睿智	147
本章小結	150
第四章 寓言詩文本（text）示意模式與寓意顯發	157
第一節 形構理論：寓言詩表述類型與敘事模式	157

壹、寓言詩的敘寫類型	157
貳、寓言詩的敘事模式	187
第二節 對應關係：本體寓體之寓意對照呈示	200
壹、文本式寓言詩：呈示表層意義	200
貳、託喻式寓言詩：呈示「以彼喻此」之寓意	205
參、詮釋式寓言詩：呈示多重詮釋之寓意	215
第三節 寓意顯示方式：文本揭露式與隱藏式	218
壹、文本寓意揭露式	219
貳、文本寓意隱藏式	225
第四節 文本意向：體式擇取與潛義召喚	226
壹、寓言詩「形式內涵」釐析	228
貳、寓言詩意象、比興寄託與喻示作用	235
參、潛意召喚與言外示意	240
本章小結	241
第五章 寓言詩讀者釋義過程與寓意創造	251
第一節 詮釋向度：言內求意與言外求意	252
第二節 求意方法：逆求作者之意	264
壹、「以意逆志」求作者意圖	265
貳、「知人論世」以考索作意	269
參、從文本解讀作意	272
第三節 寓意開發：鉤深抉微與觸類旁通	276
第四節 審美創造：正讀、誤讀與寓意詮釋	279
壹、文本與讀者交流互動以求解寓意	280
貳、空白召喚與自行開發新意	285

本章小結	293
第六章 寓言詩表意、示意與釋義之美感效能	301
第一節 寓言詩作者表意之美感效能	301
壹、託物言志：寓言詩與詠物詩之媒合	301
貳、借事寄理：鋪陳事故以顯曲義	308
參、以彼喻此：以迂曲致意為主	309
第二節 寓言詩文本示意之美感效能	311
壹、結構美感之潛隱	311
貳、語言美感之擷取	313
第三節 寓言詩讀者釋義之美感效能	322
壹、故事美感之激盪	323
貳、多義美感之創發	326
本章小結	328
第七章 結論	333
第一節 歷時性寓言詩之沿承與新創	333
第二節 中國寓言詩歌之特色	337
壹、以諷諭政教為導向	337
貳、多託借物象以迂曲致意	338
第三節 寓言詩歌研究之文學意義	340
附錄一：台灣寓言學位論文研究成果一覽表	351
附錄二：比、比興、寓言詩之異同表	355
參考書目暨引用文獻	357

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說明中國寓言詩自有發展的脈流，承接聖人覺世牖民「因事寓教」的傳統，並在詩用文化當中，開展出以詩歌為表述形式，以託寄寓意為主的寓言詩，是一個值得開發的研究領域，繼而說明寓言詩審美活動的意義與研究的進路。

第一節 中國典籍與詩用文化之特質

對中國而言，我們可從二個向度來觀察中國寓言文學的發展脈絡，其一是「因事寓教」的傳統，一直遍存在各種典籍當中，其託寄的精神與意義為寓言文學取用的方式之一；其二是中國詩用文化富盛而蓬勃，成為滋養寓言詩歌的沃壤之一。以下分述之。

壹、中國典籍「因事寓教」之特質

《四庫題要·經部一·易類一》云：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①

指出聖人啟迪人民是「因事寓教」，所以《詩經》以風謠的方式呈現，《禮》以禮儀制度來規範行事準則，《尚書》、《春秋》以歷史揭示事理，至於《易經》則以卜筮的方式寓寄處世哲理。不同的經典有不同的作用，目的皆在推衍天道以啟導人事之理。

職是，在中國「因事寓教」的大傳統中，聖賢乃託寓於各種典籍來覺世牖民。清代章學誠（西元 1738-1801 年）《文史通義·易教下》亦云：

《易》象雖包六義，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裡。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于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閼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②

揭示《易》之取象示意，《詩》之長於諷諭、深於比興，互為表裡。《莊》、《列》之寓言，《離騷》上窺九天之抒憤，取類雖殊，皆有比興之深意存乎其中。換言之，不論是《四庫提要》或是章學誠所言，皆指出中國典籍其實就是一種「因事寓教」、不拘表現體類的方式來呈現特殊意涵；所以對中國而言，各種典籍之體貌雖各自不同，表述形式或有殊別，包蘊深意卻有互通之處，這種託寄在各種典籍的敘寫方式，其實可視為寓言文學的開端，因為寓言的表述方式也是採用託寄的手法呈現，所以從某種意義言之，廣義的「寓言」，其實是遍存於各種典籍當中，而且其「用」也因人、事、時、地、物而有所轉移。詩歌之用，亦承接這種精神而發衍。

貳、中國傳統詩用文化的遞衍與嬗變

觀察中國文學的源頭——《詩經》，它不僅是文學，更是文化的載體，外交辭令、誦詩、賦詩、用詩皆在這種傳統中開展。

故《詩經》之作者雖然未必皆可考明，作者之意未必皆可知曉，但是在「用詩」的過程中，已經賦予詩歌新的意義。在《左傳》當中「引詩言志」或「賦詩明志」之例甚多，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西元前 546 年）中有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③。或如《左傳》昭公元年（西元前 541 年），令尹享趙孟，賦〈大明〉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取「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再如昭公元年記載：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麋〉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彪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④

趙孟賦〈瓠葉〉以告子皮，享燕之食當從菲薄；穆叔賦〈鵲巢〉意在以趙孟為鵲，以己為鳩，大國主盟已得安居，免于楚之請殺之也。子皮賦〈野有死麋〉意在表示無以非禮加陵，趙孟賦〈棠棣〉，以表示兄弟親密相安。凡此等等，皆是「賦詩明志」之用，故而《論語·季氏》云：「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子路》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漢書·藝文志》亦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⑤以上皆指出詩用的範圍已擴及人際往來及政治外交，可知在用詩的過程中已賦予詩歌新意。而在同時，詩歌之用也常以彼喻此的方式呈現，例如《論語·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⑥孔子、子夏藉〈衛風·碩人〉^⑦為喻，此非取用原意，而是在賦詩過程轉化意義而用：以彼喻此。所以朱自清（西元 1898-1948 年）才會在《詩言志辨》一書中從：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四面向論詩言志的效能，揭示因作者、讀者、用者、聽者之不同而有作、獻、賦、教、用詩之不同意圖^⑧。所以對中國人而言，詩歌不僅有作詩之意，也有賦詩之意、用詩之意，這種特質，形成中國詩歌「詩用文化」的一環。顏崑陽先生曾云：「『詩學』所指涉的是對詩歌這種活動經驗加以反省思考之後，所形成的概念性知識；而『詩歌文化』則更廣泛地涵括了與詩歌有關的一切社會文化活動，例如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中，『賦詩以言志』的行為，它不是一種『詩學』，卻是一種『詩歌文化』的現象。」^⑨此說法上承朱自清之說且更往前推進一步，指出「詩歌文化」是一切有關詩歌的社會活動。

是知，詩歌不僅是作者與讀者之互動關係而已，更關涉到整個用詩活動中的文化意義。如是，詩歌的多元意涵便不斷因時、因地、因人、因目的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詮解與用法，同時也在詩歌脈流中不斷地增生、刪減、變異、換置，而形成新的傳統，

積澱成新的風貌。而在增生、變異過程中，寓言詩歌發展的情形如何？將置於詩歌脈流中的什麼位置？與寓言文學的依違情形又如何呢？

第二節 寓言文學發展與研究概況

壹、中西寓言文學之異同

根據陳蒲清所分，世界寓言體系可以擘分為三大體系，一是印度寓言體系，含南亞、中東；二為中國寓言體系，含東亞；三為歐洲寓言體系，含古希臘、希伯來、古羅馬、歐、美等^⑩。中國寓言體系與印、歐寓言體系有明顯的不同，我們可分從兩方面論述：

一、從表現的內容觀察，中西寓言之源頭，最大不同在於西方的寓言與宗教、神話有密切關係，中國則與政治攸關。John Macqueen 在〈談寓言〉（allegory）一文中指出：「寓言的來源是哲學與神學，而非文學。尤其最可能的是宗教。可是，自從一開始，寓言就與故事有密切的關係。所有西方的宗教和許多東方的宗教都是在神話中表現得最完美。」^⑪指出西方寓言與宗教、神話的關係。印度寓言雖分為宗教寓言與世俗寓言二類，宗教有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等，而以佛教寓言為印度宗教寓言之大宗，佛教寓言則以《佛本生故事集》為代表，世俗寓言以《五卷書》、《故事廣記》（又名《偉大的故事》）為代表。^⑫大體而言，西方寓言文學與印度寓言文學皆與宗教密不可分。

中國寓言則與政治教化有密切關連。例如先秦寓言有三大體系，其一是諸子寓言，以闡述哲學思想為主，而這些典籍往往對

治周文疲弊的社會現況所發展出來的義理內容；其二是經典寓言，例如《詩經》十五國風多敘寫各地風土歌謠，而頌為周魯商三頌，與政治相涉；其三是史傳寓言，亦以政治為導向。所以中國寓言的源頭，往往與政治社會相關，證之中國寓言詩歌，亦與政治社會相關連，諷寫的對象或是主題面向多與政治教化、社會民生相涉，與西方、印度文學的源頭是宗教與神話迥不相侔。此乃中西寓言源頭之不同。

二、從抒寫的形式觀察，寓言表現的語言有：韻文、散文、韻散兼有三種語姿形式，中國寓言的發展顯然是韻、散分途發展，韻散兼有的情形較少，與西方、印度寓言體系迥異。印度、歐洲寓言的抒寫形式喜歡採用詩歌韻文或韻散夾雜方式表述；而中國則是散文寓言與韻文寓言並轡發展，各不相涉。印度寓言文學韻散夾雜，有《五卷書》，故事中以韻文的偈語示現寓意所在。而西方的寓言形式，以韻散兼備為多，^⑬顯示中、西、印在抒寫形式上有所不同。

復次，寓言之文類可以採用散文、詩歌、小說、戲劇等來表現，顯示其文類形式多樣貌。但是，以中國寓言發展的脈絡觀之，散文寓言之創作仍多於其他文類。

由上述可知，中西在寓言文學的源頭，各有發展，中國與政治關連，西方、印度以神話、宗教為主要內容；就抒寫體類而言，中國寓言以韻、散分途發展為主，而印、歐則以寓言詩為多，甚至有韻散夾雜書寫之情形。往下續論中國寓言文學發展之概況。

貳、中國寓言文學發展概述

中國寓言文學發展可概括為五期：先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明清，其中有三個高峰期，分別是先秦、唐宋、明清三時期^⑭。承前所述，中國寓言文學是散文與詩歌分途發展，寓言散文之發展概況，先秦以諸子寓言為主，迄唐代始有文人專力於寓言之創作，例如韓愈（西元 768-824 年）、柳宗元（西元 773-819 年）之精心撰述，不再附麗於政治教化或思想專書中，以獨立篇章形成新的書寫形式，蔚成中國寓言史上的盛事。而明清寓言則在傳統之外，開發新的笑話型寓言。然而中國寓言也出現一種特殊情形，在唐代之前的寓言，皆附掛在各種典籍當中，成為一種穿插式的寓言，並無專為寓言而寫的典籍。南齊永明十年（西元 492 年），由求那毗地翻譯自僧伽那斯編纂的《百喻經》，才成為中國第一本以闡揚佛理的寓言專書，內有百個故事說明佛理。此雖是第一本寓言專書，卻非本土的寓言書。中國一直至中唐韓愈、柳宗元，方有獨立成篇的寓言文章，讓穿插式的寓言形成一種獨立的文類，不再附麗於經書、子書、史書當中。其後，散文寓言仍在發展中，宋代題為蘇軾（西元 1037-1101 年）所作的《艾子雜說》、明代《艾子後語》、《艾子外語》、《憨子雜俎》、《雪濤小說》等「笑話型」的寓言紛紛出籠，而劉基（西元 1311-1375 年）的《郁離子》亦是一本以揭示政治、諷刺社會各種面向為主的寓言專書。整體而言，寓言散文之發展富贍而整全。

考察中國寓言詩歌，亦有發展的脈流，先秦兩漢即有寓言詩之撰寫。我們可上探《詩經》，寓言詩有〈魏風·碩鼠〉、〈豳風·鴟鴞〉^⑮等，漢代有劉章（西元前 201-175 年）〈耕田歌〉、